

第一百四十九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8月21日，星期五，  
下午6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C. A. 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杨明良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鲁斯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波兰: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伊奥内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瑙莫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赫克罗特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乔基奇先生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想在一开头就告诉诸位，我们将力求最多在三小时内就结束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技术方面的服务将一应俱全。由于我们在昨天晚上的非正式会议上已通过了年度报告，我指望今天晚上能没有多余的拖延或纠缠就正式通过这个报告，尽管在打字、翻译或地位安排方面难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凡发现这种错误可直接提请秘书处的有关人员加以注意。在这最后阶段将不欢迎重提老的论点或引进新的论点。我相信诸位将表现必要程度的克己并显示妥协的精神。

委员会手上有两个文件——工作文件第 44/Rev. 1 号和工作文件第 44/Add. 1/Rev. 3 号，前者是报告主文，后者载有一些结束段落。我们将把两者一起讨论。我将逐节逐节地把报告主文念下去，当碰到某些地方需要加添或插入之时，我将请委员会注意另一文件，即工作文件第 44/Add. 1/Rev. 3 号中的有关段落。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若发现有错误、脱落、或翻译错误，请即通知秘书处。全体会议上将不处理这些问题。

我还要向大家建议，如果有代表团对某处表示强烈反对而一定要删去，它应明确表态，然后我将宣布在这一点上未能获得协商一致。但如果反对得并不强烈，那就请简单地表示保留并记录在案。迟至这一阶段我们已没有时间来在语法方面、表达形式方面和结构方面作改进了。大家会同意我的意见。这一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不是去参加国际奖比赛的。现在让我们逐节进行下去。

导言——我认为大家对导言不会有意见。我看没有人有意见。

导言通过了。

主席：第二章题为“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第二章 A 节——有困难吗？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原谅我，我想提一个建议。你要我们审议 A 节，可否请你说明所包括的段落？我认为这会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确我们在讨论什么。

主席：我们现在讨论 A 节第 2 至 4 段。我希望没有困难。没有困难。

A 节通过了。

主席：B 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只有一段，即第 5 段。没有困难？

B 节通过了。

主席：C节——“1981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第6至11段。有问题吗？没有。

C节通过了。

主席：D节——“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情况”。即第12至13段。没有困难？

D节通过了。

主席：E节——“关于增加《议事规则》第25条的内容的建议”。第14段。没有问题？

E节通过了。

主席：F节——“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审查办法的审议”。我们先看第15、16、17段。没有困难？

第15、16、17段通过了。

主席：现在我想请你们看另外一个文件，即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第17页（页次指英文本，以下同——译注）。标题为“关于审查成员资格问题的结束段落的草案”。其中共有三段。有困难吗？没有。

这三段通过了

主席：现在让我们看工作文件第44/Rev.1号第10页第18段。没有问题？

第18段通过了

主席：G节——“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萨拉先生（印度）：主席先生，关于第18段，我想起我们曾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达成一项建议草案，要求主席在1982年会议开幕前两周就工作计划和议程问题进行协商，而且还通知过秘书处应把这一点插入某一适当之处。或许应当注意这点。

主席：我们会注意这点。

现在让我们审议G节——“非政府组织的来文”。没有困难？

G节通过了。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三章——“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要求从报告的这

一节起，我们进行逐段通过。

主席：那我们从这儿开始进行逐段通过。 第20段，对第20段有困难吗？  
没有。

第20段通过了。

主席：第21段——我看没有问题。

第21段通过了。

主席：第22段——没有困难？

第22段通过了。

主席：第23段——没有问题？

第23段通过了。

主席：第24段——没有困难？

第24段通过了。

主席：第25段——没有问题？只是文件清单。

第25段通过了。

主席：第27段？

第27段通过了。

主席：第28段？

第28段通过了。

主席：第29段？

第29段通过了。

主席：第30段？

第30段通过了。

主席：第31段？

第31段通过了。

主席：第32段？

第32段通过了。

主席：第33段？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反对列入这一段以及有关的一段，即第42段，因为所提到的文件是只为协助委员会成员之用的，是一个非正式



的文件，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广为散发的公共文件中要求人们注意这样一个文件。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出于同样理由，我们认为最好不要在我们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提散发这样一个非正式的文件。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我想表示荷兰代表团出于同样理由同意美国代表团和法国代表团的观点。

主席：这意味着有三个代表团想删去这一段。我没有弄错吧。从这一意义上讲，由于有人反对这一段……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们在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曾有讨论。这一段正确地反映了委员会情况，我国代表团当时认为它应当比目前所讲的更进一步，并应当在该段中明确提到这个文件。但先生，现在委员会有三个代表团认为不应当使大会获悉委员会实际发生的情况。我对这种态度感到很诧异，因为这几个代表团曾经有两次同意和支持过这些段落，它们在非正式会议上同意和支持过，在此之前又在起草小组中同意和支持过。因此，我坚持，这些段落，应象现在所拟的那样，予以保留，否则，那几个代表团是在撤回它们本来已作出的支持。

先生，当大家商定秘书处所编文件将不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的时候，曾有某种类似君子协定的协定，即，它只供委员会成员之用。昨天我建议应明确地提这个文件。但在再次思索之后，由于已有某种君子协定，所以我国代表团当时就准备，现在也仍准备放弃我所作的建议。但如果这三个代表团不遵守它们对通过这些段落的支持，那我将认为我国代表团可能以巴西代表团的资格要求把有关的这个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项正式文件。因此，它们应当决定：或者是遵守它们已作出过的支持，如果它们不希望让这个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加以散发的话；或者是，如果它们愿使这个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加以散发的话，它们可以就这一段加以修正或加以撤消。

主席：我想三国代表团已听到我们巴西同事的要求。我想问它们，它们是否坚持反对把这一段包括进我们的报告。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的立场已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我们反对提这个非正式文件。这个非正式文件的存在对大会是不重要的。对大会来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这些项目进行了

讨论，这些讨论的确已反映在这个报告之中。我们不认为有需要提这个文件。这样一提就会产生分发这个文件的要求。这正是我国代表团所不愿看到的，同时我们也根本反对以巴西代表团的名义把它作为一个委员会的文件加以散发，因为它并不是巴西代表团的文件。如果这个文件予以正式分发，那么就会再次出现这样的危险：有关实质问题的非正式讨论的整个精神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就这个文件达成某种谅解。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只想说，在听了尊敬的巴西代表的发言以及尊敬的法国代表对该发言的评论后，我表示完全同意尊敬的法国代表所说的话，并继续希望能看到删去这一段。我还想重提，还有一段，即第42段，也有同样的问题。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如果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作这项决定——因为作这决定的该是委员会——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有两个代表列席于会议上，我们将怎样在这样情况下来解决问题呢？主席先生，我首先想问你这一点？

主席：我认为，关于列入第33段问题，显然不存在协商一致，所以第33段删除。关于分发这个文件问题……蒙古要求注意议事程序。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占了两个位置，我们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怎样解决问题？我向你提了这个问题，但你没有回答。我想澄清这一点。

主席：我想请我们尊敬的蒙古同事澄清他的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在我第二次发言后这个问题已解决了。谢谢。

主席：谢谢。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那我要请我们尊敬的巴西代表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关于这个提案我仍然感到迷惑，因为在第33段中我们提到了4月21日的第126次全体会议。这是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这是备有逐字记录的公开会议。我们怎么能向大会隐瞒这次会议，不提在那次会议上所做的事呢？先生，我认为没有一个代表团想这样做，但美国和法国所提的提案其结果正是如此——关于委员会所实际发生的事不让大会知道——先生，我国代表很难接受这一点。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同事，尊敬的巴西大使。对我们讲，不存在向大会隐瞒事实的问题。问题是：在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逐字记录中所载的每一件事是否都应纳入报告（我们想提醒我们的巴西同事，事实上逐字记录已作为报告的附件，所以随时可参阅）。我们认为，不宜在这个旨在提交大会的经综合的报告中提一个纯粹是内部的文件，因为这样一来会给它带来一种它本来没有的显著地位和官方性质。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很抱歉我又要发言，但这个讨论和这个提案使我想起了一本大名鼎鼎的书《1984》，在那本书里人们已写下了历史，而现在我们又在重写。正如我已说过，我们是在撤消对这一段的支持，而这一段已在我们非正式会议上两度通过了。我还要说，我国代表团认为，它没有义务来限制分发秘书处所编的文件，如果它认为该分发的话。

主席：关于列入这一段不存在协商一致，所以主席不得不宣布这一段取消。

第33段删去。

主席：第34段，我看对第34段没有困难。

第34段通过了。

主席：第35段？没有困难？

第35段通过了。

主席：第36段？对第36段没有困难？

第36段通过了。

主席：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文件，工作文件第44/Add. 1/Rev. 3号第一页，我们将逐段进行。第一页第一段，有什么困难？如果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二段？也没有问题。第二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2页，第2页第一段，从“一些代表团”开始。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2页第二段？没有困难。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2页第三段。 没有困难？ 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这一段继续到第3页，我希望，当然，这一段的其余部分也将为委员会接受。

整个一段通过。

主席：第3页接下去的一段。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对不起我想对编排提一点意见，我们认为从第2页底开始延至第3页的这一段应当在第3页的第一行加以点断，读如“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是在7月14日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 后面谈的整个主题已改变了，所以我们想提这样一个建议。 我并不想进一步耽误我们的工作来讨论这一点。

主席：秘书已通知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谢谢你。 所以这一段现在分成两部分，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参加三边谈判的第三者”开始到“立即恢复谈判”。 这一段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 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有些成员国”开始，总共一句话。 没有困难？

这一段通过。

主席：第3页的最后一段。 对这一段有什么问题？ 没有。

第3页最后一段通过。

主席：现在看第4页，第一段。 对这一段有困难么？ 没有。

第4页第一段通过。

主席：第4页第二段，从“21国集团”开始到“第23条规定”。 有问题么？ 没有。

第4页第二段通过。

主席：下一段，从“第140次全体会议”开始，总共一句话。 有困难吗？

没有。

这一段通过。

主席：下一段也只有一句话。有困难吗？没有。

这一段通过。

主席：最后一段。有困难吗？没有？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这一段昨天晚上讨论很久，我国代表团曾详细解释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困难。我不想今晚占用委员会时间详谈，也不想干挠协商一致通过这个文件。因此，如果秘书能接受我即将宣读的一个脚注，放在有关段落之下，或用星号或用任何其他表明脚注的合适方法。脚注内容如下：

“美国代表团指出，它还未能申述下届委员会会议开始时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图可能是什么，因此它保留其对第……段的立场。”

具体段次待填。

秘书处有这一脚注的付本，如果有人想看，可以分发。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在以前比这个场合更严肃的场合下，譬如说，在通过《最后文件》时，好些代表团想提这一类的意见，并认为只要在会议的记录上把这类意见记下也就足够了。我不揣冒昧要问尊敬的美国代表，如果把他的立场列入记录是否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我们开始在我们报告中列入脚注，我担心报告的价值（它现在的价值已不十分大了）将进一步降低。

主席：尊敬的美国代表能接受我们尊敬的墨西哥同事的建议吗？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赏识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刚才说的话，但我认为，参照这一特定事例的环境，美国还宜申述其立场，否则，我认为读这个文件的人可能不能充分认识到这种立场。

我认为我们这个脚注不会成为一个信号使许多人都来添脚注。我希望不会这样，同时我相信，我们的意图是尽量合作。当然，我们认识到这一段表达的是委员会的压倒意见，而我们不能预先断定美国在1982年可能采取什么立场。因此，我们认为，脚注将是一种最简明的方法可使凡读这个文件的人明了实际情况是什么。

主席：如果没有反对，我将认为这一段，加上脚注，已通过。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如果对这一做法没有反对，我国代表

团当然不会阻挠添加脚注的做法，如弗洛韦雷大使所建议的那样。

但我想在现在指出，这或许是第一起例子，我们在解释协商一致规则的时候可以允许让一个代表团用脚注来表示保留。或许我们全都应当以此作为将来的参考。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我国代表团想表达的想法同巴基斯坦代表所讲的一样。我国代表团不想详细谈这个问题，它认为，这样就创立了一个先例，这一先例的重要意义也许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大得多。我们的传统做法是不提代表团的名称。在草拟这个报告时，曾使用各种方法——有人甚至认为它们很滑稽可笑——以求避免提代表团之名。如果我们开始采用在报告中列入保留态度的做法，那我真担心我们将蹈上一条充满难题之路，因为其他代表团将不可避免地，也许不在今年而在未来，情不自禁要求用脚注把它们立场及时记录下来。

我重申我并不反对这个协商一致，只要委员会愿意；但我认为，除了我们目前处理的这一特定事件外，我们应更深地考虑我们所创的先例的影响。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本来希望这一行动不致引起委员会的困难。我已注意到了我们几位尊敬的同事所说的话，并想拟出另外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不妨采纳惯例而作下列说法：

“一个代表团指出，它还未能申述下届委员会会议开始时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图可能是什么”等等。

并在其后标以句点。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用脚注，也没有提代表团之名。然后，我可以在稍后作一声明，说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另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撤销这一段。但我想委员会绝大多数将不接受，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当初要想一个替代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我认为，是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主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问的问题是：有没有人反对通过加上我们的美国同事所提的脚注的这一段案文。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反对，只是有两个代表团解释了它们地立场，提醒委员会注意这一决定——接受作为正常惯例可以列入脚注来保留对我们报告中所提某些事实的立场——的严重后果。

如果事情是这样，我是否可以认为——已注意到大家的发言——这一段，加上我们美国同事所提的脚注，可以被通过？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我不想拖长讨论，我只说，就我国代表团言，它较愿接受美国代表的另一选择，即声明一个代表团指出，它还未能申述它的意图可能是什么云云，而不采用脚注，我认为脚注将会立下一个严重得多的先例。这是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主席：我认为阿根廷建议加上反映它的立场的一段案文，其开始为“一个代表团……”。这是否较能接受？

布里马赫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吁请美国注意，这一段反映了有关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宣布核禁诚问题是一个高度优先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段的最后部分保持原状，不要加脚注。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愿接受尊敬的阿根廷代表的提案。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对不起，我第三次发言。我国代表团没有提任何提案。它说它认为美国代表所提的选择办法要比列入脚注好。我说的是美国代表自己提的选择办法，这不是阿根廷代表团的提案。

主席：请允许我再次提醒诸位，我提的问题是：有没有人反对接受加上美国所提脚注的这一段案文。我记得当时没有人反对。有人发表了看法，但我刚才已说，由于没有反对，我们已通过这一段。所以它已成了委员会的决定，而在讨论过程中有几位代表要求发言。按照惯例，出于礼貌，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一段，加上美国欲加上脚注的请求，已获得委员会的通过？有人有保留意见，由于这是一次全体会议，这些意见已记录在案。

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第4页最后一段，加上美国所提脚注，通过。

主席：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第一个文件，即工作文件第44/Rev.1号，从这儿开始“B.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第37段。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是否可认为这一段通过了？

第37段通过。

主席：第38段从第20页开始延至第21页。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

第38段通过。

主席：第39段——对这一段有问题吗？如果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0段——如果对这一段没有困难，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1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第41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2段——对第42段有什么问题吗？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前已请大家注意，这一段与第33段有关，我们已经删去第33段，所以我们建议也删去这一段。

主席：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就第33段所进行的那种讨论。但，由于在我们报告中保留这一段的问题上不存在协商一致，我不得不决定这一段是否应删去。我认为这一段应删去。

第42段删去。

主席：第43段——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第43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4段——对第44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45段，如果对第45段没有问题，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是否可请大家再一次翻到工作文件第44/Add. 1/Rev. 3号？第5页——第5页第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整个委员会”。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5页第二段。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没有反对。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5页再下面的一段，从“由于这项提案”开始到“就核裁军问题”。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在第5页底，延至第6页，从“在非正式会议上”开始到“不使用核武器”。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6页接下去的一段，从“某些核武器国家”开始到“全世界”。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个核武器国家”开始到“在一切时候”。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再下一段，总共只有一句话。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再下一段，从第6页底开始延至第7页。从“注意力集中到了”开始到“就核裁军”。这一段可以通过。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7页接着的一段，从“21国集团”开始到“核武器国家”。这一段可以通过。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21国集团的意见是”开始到“为此目的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7页最底下的一段，它延至第8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有关核裁军的各种问题”。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8页最后一段，从“一个核武器国家代表团”开始到第9页的“裁减它们自己的军备”。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看下一段，从“其他代表团”开始到“在世界其他地区引进核武器。”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那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通过限制军备竞赛”。对这一段有问题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9页最底下，这一段只有一句话。这一段能通过吗？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10页第一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0页下面一段，从“估价”开始到“裁军领域”。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只有一句话，从“实质性的”开始。有困难吗？没有，就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0页最后一段，从“委员会”开始到“工作小组”。对这一段有问题吗？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11页第一段。对这一段有问题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面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核武器国家”。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来看下一段，从“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开始到“适当利用”。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现在这一段的下面一段是讨论核中子武器问题的。为了使这些材料的次序安排得较合理，我认为最好把第13页上的关于核裁军一节中的倒数第二段，即从“所有成员强调指出，侵略、扩张……”开始的一段，放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段的后面，然后再谈中子武器这一节，因为两者间

没有关系。我不过建议在次序上作一改变。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的代表，委员会能接受我们联合王国同事的建议吗？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不得不说，我们对联合王国大使所提到的这一段的原来位置是很满意的。但是，如果有建议要移动，那么，我认为我们或许应把这一节的最后两段都移到新的位置上去，然后再开始谈核中子武器问题。

主席：我至少注意到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已同意尊敬的巴基斯坦同事的提案了。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个提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谢谢你，主席先生，我还不十分理解为什么有必要把英文本第11页的第三段加以移动，我倒愿意保留秘书处本来所建议的位置。

主席：谢谢我们尊敬的苏联同事，但我想说，我们建议移动的是英文本第13页上的最后两段，放在“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这一段之后，而不是要移动“根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这一段。是把第13页上的这两段放在这一段之后。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座的邻居已把他的提案向我解释清楚了，我现在没有反对意见。

主席：那么大家同意了？这一段通过，决定把英文本第13页的最后两段移至第11页我们刚才通过的那一段之后。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是否可以继续下一段？从“核中子武器问题”开始，它在第11页底，延至第12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2页的接下去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核武器”。委员会同意吗？这一段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面一段只有一句话，从“一个代表团”开始。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来看下面一段，从“一些代表团”开始到“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对这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也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个代表团”开始到“质量上的升级”。委员会愿接受这一段吗？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现在看第12页的最底下一段，延至第13页。委员会能接受这一段吗？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特殊的核武器”。我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同意这一段。谢谢大家。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这一段总共只有一句话。对此有什么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再下一段，这一段也只有一句话，从“在委员会第148次全体会议上”开始。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已决定把这一页上的最后两段搬家了，委员会已同意这样做了。我认为这两段也已经通过。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要回头来看工作文件第44/Rev.1号第23页，“C.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第46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

第46段通过。

主席：第47段——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

第47段通过。

主席：第48段——对这一段也没有问题。

第48段通过。

主席：第23页最后一段，第49段，只有一句话。同意吗？

第49段通过。

主席：我们现在看第24页第50段——这一段只有一句话。 没有问题？

第50段通过。

主席：第51段——也没有问题？

第51段通过。

主席：然后看第52段，下面是插入，那就是TD/215号文件，对此有困难吗？这是我们早已通过了的一个工作小组报告。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仅想对工作小组报告本身提一个建议，当然报告是我们已通过的。 去年我们在使用报告时，我，我想还有其他人，发现把工作小组报告插入总报告之内是颇不方便的，其段落之安排不能顺次进行。我不得不说，我们觉得合理得多和方便得多的办法或许是仅在这儿提到工作小组的报告，但实际上把它们安置在一个什么别的场所，以便段落的次序不致复杂化。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使报告的整别安排有所改进。

主席：如果这仅仅是一项建议，或许我们可以在我们下届会议上处理，因为我们现在不准备重开讨论。 我认为我们下一届报告中可研究这个问题，但现在还是采用以前的惯例，行吗？我是否可请我们联合王国的同事就此为止？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这仅仅是一个建议，我不想坚持。我将在明年再提。

主席：是否可继续下去看“D. 化学武器”第53段——有没有问题？没有。

第53段通过。

主席：第54段——对第54段有问题吗？没有。

第54段通过。

主席：第55段——对第55段有困难吗？没有。

第55段通过。

主席：第56段——没有。 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57段——没有问题。

第57段通过。

主席：第58段——没有困难？

第58段通过。

主席：第59段——没有问题？

第59段通过。

主席：第60段？

第60段通过。

主席：第61段？

第61段通过。

主席：现在我们看“E·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第62段——有困难吗？没有。

第62段通过。

主席：第63段——对第63段有问题吗？没有。

第63段通过。

主席：第64段？

第64段通过。

主席：第65段？

第65段通过。

主席：第66段？

第66段通过。

主席：第67段？

第67段通过。

主席：第68段？

第68段通过。

主席：第69段？我们必须看工作文件第44/Add. 1/Rev. 3号第14页。第14页第一段——有困难吗？如果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提请委员会注意”开始到“这些领域中”。对这一段没有问题？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4页的最后一段，从“有人还认为”开始到“应该加以不断地审查”。有困难吗？没有。那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看工作文件第44/Rev.1号“F·综合裁军方案”第70段。没有问题？

第70段通过。

主席：第71段——没有问题？

第71段通过。

主席：第72段——没有困难？

第72段通过。

主席：第73段——也没有问题？

第73段通过。

主席：第74段？

第74段通过。

主席：第75段？

第75段通过。

主席：第76段？

第76段通过。

主席：现在我们看第29页——“G·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其他领域以及其他有关措施”。第77段——有问题吗？没有。

第77段通过。

主席：“H.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袭巴格达附近的塔木兹核研究中心”，第78段，以及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第15页上的结束段落。能接受第15页上的第一段吗？通过。

就这些决定。

主席：接着的一段，从“21国集团”开始到“一些其他成员支持这些意见”。对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个代表团”开始到“加强于伊朗”。这一段有问题吗？没有。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请翻到第16页，第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接着的一段从“有些代表团”开始到“发展中国家”。没有问题？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段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到“这个条约”。这一段有困难吗？没有这一段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16页最底下一段，从“在这方面”开始到“不受军事攻击”。有问题吗？没有。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现在看第17页——这一节的最后一段。有问题吗？没有。那这一段就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个文件，工作文件第44/Rev.1号第79段，这一段只有一句话，从“在第110次全体会议上”开始，对这一段没有问题？

第79段通过。

主席：第80段，在第29页底下？

第80段通过。

主席：第30页，“J.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和任何其他有关问题”，第81段。没有问题？

第81段通过。

主席：第82段——没有问题？

第82段通过。



主席：第83段——没有困难？

第83段通过。

主席：我接到了尊敬的巴西代表的一项要求，他想在报告通过之前作一次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在我国代表团表示同意通过这个报告之前，我想作下列发言，供记录在案。

有三个代表团反对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作为一项事实提及1981年4月21日委员会第126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定，巴西代表团对此深表遗憾。这些反对意见事实上无异是企图向联合国成员国隐瞒本委员会已不止一次公开提到过的那个文件。若有人想通过阻止客观叙述事实的办法来重写历史，那我们认为这将是毫无意义的。巴西代表团认为没有理不让联合国知道1981年5月29日的CD/UN/SUMM/1号文件。该文件载有秘书处编的一个综合报导，谈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于3月23日，3月30日，4月6日和4月30日的各次非正式会议上就议程项目1和2所作的讨论。我们认为这两个议题——停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问题——对国际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切身有关的而不只是对不多几个国家有关。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我只想指出，报告的俄文本中有许多错误、漏落、页码不对、甚至在个别情况上还有实质性的曲解。因此，在通过这个报告时我们保留权利要对报告的俄文最后文本进行适当的修改。

布里马赫先生（尼日利亚）：在此1981年会议闭幕之际，请允许我首先强调表达我国代表对你，主席先生，的敬佩。你以十分有效的方式主持了委员会本月份的工作。我们相信，由于你的才智、耐心和多边外交领域内的丰富经验，本委员会将能顺利地结束其工作。

我今天的简单发言只是想对委员会工作的某些方面发表一点意见，因为年会马上就要闭会了。但在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时，我要首先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唱任何“道义高调”，也不准备“宣讲威慑的罪恶”。象某些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也理应把我们对威慑问题的立场记录在案。在最近几周中，关于发展中子弹的争论又一次可憎地冒了头。最近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关于发展和储存中子弹，或所谓的加强了辐射的中子武器，的决定进一步表明了莫明其妙的军备竞赛之升级，并表明了它对人类本身的生存所构成的危险。有人对我们说，发展这种

核武器的主要理由是：这种武器将通过其加强了辐射杀死生物，但由于减少了热和爆炸将不会破坏无生物；对某一军事联盟对另一军事联盟在常规武器，特别是坦克，方面所占的优势可以起一种威慑作用。但马上带来的问题是：由于核和常规武器技术之间的界限弄模糊了，使用核武器的界限就大大降低了，从而使核战争变得更为可以想象了。更有进者，我要强调指出，对方也会制作和部署它自己的中子弹。

早在1978年裁军委员会春季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曾引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先生的下列一段话：

“苏联坚决反对发展中子武器……但如果西方发展这种武器，它是针对我们的，关于这一点甚至无人想隐瞒，那么，应当讲清楚，苏联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将被迫有必要迎接这种挑战……”。

还有，如最近1981年8月17日的CD/216号文件所示，塔斯社作了如下的声明：

“鉴于美国采取的这些步骤，苏联将适当地估计形势的发展，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的安全以及它的朋友和盟国的安全。”

我国代表团已说过，上述双方目前的核军备水平已足以应付对发动者进行未必可取的报复，而且还绰绰有余。有必要再三加以强调的是：双方已成了无法控制的武器技术发展的俘虏，如果有一方发展和部署了某一新系统，另一方就必须赶上。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一局面似乎是为竞争而竞争，这就使核军备竞赛特别显见不合理。由于陷入了威慑理论（它建立于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即每一核武器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凭主观判断对方的能力），它们对均等或均衡的估计老是在变动。每一方不是根据需要来继续取得武器的，而是为了对假定中的对方的优势作出反应。因此，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建立在愈来愈高的核武库水平之上以及由此而来的无把握和危险局面之上。灵活反应理论，即有限的和可以取胜的核战争理论，更进一步使这种情况复杂化。有限核战争的谬论甚至比用威慑手段来维持世界和平、安全和均衡的理论更为危险。

我们完全同意印度代表团指出的各国将自己的安全建立于核威慑理论所带来的危险，因为我们也希望能够生存下去。我国代表团过去时常说，而且将继续说，威慑理论和战略均衡和均等理论都是建立在核武器国家的狭隘的安全利益之上的，

它们不愿考虑第三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 事实是，核武器的质量愈高数量愈大，核战争的风险就愈大，不管是由故意盘算引起的还是偶发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代表团要斥责核威慑理论。

关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载于CD/219号文件的、要求立即设立有关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提案，我国代表团赞赏这一具体提案所根据的原则，但我们认为，任何禁止都应纳入达到核裁军这个总框框，而这就要求立即进行谈判，在各个适当阶段达成各种协议，特别是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 因此，我国代表团是从疯狂的军备竞赛这个角度来看待发展中子武器的——这一种局势再一次着重表明迫切需要设立一个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因此，我们同意星期三印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在非正式会议上所已表达了的意见。

在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必须设法把国家安全与军备，特别是核军备，分离开来，并着手争取冻冷、削减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我们应特别铭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的第13段，内称：

“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

在进一步谈其他问题之前，我只想说明一下，我国虽然尊重每一个国家都有权确保自己能自卫，但在涉及核武器时，这个问题就具有了另外一种性质。 本委员会内已发表过很多意见谈及“力量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配备着所谓战术核弹头的力量。 我国政府不赞成与外国结盟的军事联盟的扩散，因为它会威胁到我们这一部分地区，以及整个非洲的稳定。

关于各个工作小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要向尊敬的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以及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表示祝贺，因为他们在推进各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方面作了不辞辛苦的努力。 由于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有限，这就要求下届会议作更多的工作，如果委员会准备满

足国际社会在要求缔结具体裁军协定方面的迫切心情的话。 举例说，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由于集中力量明确应列入方案的各项措施，已继续作出了一些进展。由于这样做，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已非常正确地把自已投身于其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领域。 但还有许许多多工作有待去做，对胜利完成方案的制订工作而言，最关键的将是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愿意进行妥协和谈判的政治意志。 许多代表团已强调指出了方案性质的重要意义。 关于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曾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CD/CPD/W P. 18号文件中说，方案不能仅止于是一个谈判的基本设计，它应当使所有国家为完成方案所载的各项措施承担全部义务。

关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迄今为止，某些核武器国家所持的安全观念仍继续给小组工作蒙上一层暗影。 不过，对如何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的问题，已进行了实质的讨论。 在试图达成一项“共同方案”中，应抵制如下这种倾向：有人企图寻找另一项临时措施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在核裁军未执行之前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同样地，在其他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中，即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中，各代表团尚需作出一步努力来协调它们的各种立场，才能做到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缔成协定。

我国代表团深为遗憾的是：与国际社会的希望相反，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在本届会议中设立新的附属机构来开始具体谈判议程项目1和2，即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的核禁试问题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 之所以如此的明显原因就在于有两个核武器国家认为在政治上还不宜赞同委员会的其他38个成员国已取得一致的意见——后一情况本来是能使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履行其职责的。 我国代表团承认现在国际气候紧张，但它不同意全球性的裁军谈判应取决于超级大国“心情之好坏”。 我国代表团希望会议的间歇期将为大家提供机会来进行清醒的思考和“改换心情”，以便为1982年的会议带来那望眼欲穿的进展。

最后，我国代表团一贯敦促在此国际局势紧张之际正应进行裁军谈判，因为我们坚信这种谈判能对改进国际气氛作出有效的贡献，并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这

方面起一种关键的作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意愿，同时也需要由委员会的成员们对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作灵活的解释，以便保证对优先项目的谈判不致受到不必要的阻挠。委员会若在裁军谈判中取得进展就能使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保持其威信，并大大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主席：谢谢尊敬的尼日利亚同事的发言以及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打算通过这个报告。是否可以认为整个报告已通过？

整个报告通过。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主席先生，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现在即将闭幕。我们已到达终点线，没有一忽儿，只要你的木槌一击，你就要宣布工作结束了。根据既有传统，各代表团现在可以总结委员会在马上要闭幕的本届会议期间所进行的谈判的成绩。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代表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在委员会上次会议上就这一问题作了一次发言。在我今天的简短发言中我只想提几点意见。

从亲临其境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性质和成果能说些什么呢？正如过去一样，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之下进行的，也就是在制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这个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斗争。一条路线是旨在制止和扭转世界范围内的战备竞赛。这种竞赛的危险性正变得愈来愈大了。另一条路线是旨在——说得直率些——阻挠裁军谈判的进展。

苏联对裁军问题的立场是一清二楚的，是人人通晓的。它不出于某种特殊政治局势之考虑也不是应付某种特殊政治局势的临时手腕。这是我国的创始人V. I. 列宁的名言所决定的，“裁军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如众周知，今年苏维埃国家要求和平和裁军的政治意愿又一次在最权威的一级作了表达，这就是我党的最高机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我们都记得苏维埃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先生提出的包括在外交政策纲领中的有关裁军领域内的一整套新的倡议和提案。这些提案，谈判的参加者都已知道。如众周知，这些材料都已作为委员会文件分发。苏共代表大会制订了苏联有关裁军中的各种主要

问题的长期政策。 它对这个文件所表现出来的关切心情正证明了文件中所载的各项提案是具有迫切性和建设性的。 我们打算继续坚决地、持久地和永矢不变地主张实施这些提案。

为了在裁军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应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句老话：“孤掌难鸣”，事实的确是这样。 现在即将闭幕的委员会本年度会议的成绩，若从实在的成就来评价，很难说是令人满意的。

说真的，难道我们在解决裁军各问题方面真的越过了什么新的界线吗？ 很不幸，我们的回答是“否”。 必须承认，委员会在本质上未能在本届整个议程中的任何一个项目上获得进展，不管是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或制订有关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国际公约。 尽管委员会进行了很紧张的工作，尽管许多国家以及资格极高的专家参加了工作，委员会甚至未能着手真正就限制军备竞赛中禁止核武器和核禁试。

关于放射性武器，我们认为本来在1979年就可以禁止了。 当时有许多国家已在原则上准备承担义务禁止这类武器。 但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拖延未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某些代表团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为时过早”因为放射性武器还没有产生。

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指出这样一件事：三年前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向委员会提出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公约草案时(CCD/559)，曾出现同样的情绪。 当时，有人也说解决这个问题“为时过早”。 但现在美国政府已作出决定生产这种野蛮的武器。 苏联代表团同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坚决谴责这个步骤，并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对和平事业的一种严重的威胁，而且也使解决迫切的裁军问题一事更趋复杂化。

由于这些同一国家反对就核禁试问题和限制核军备问题设立工作小组，委员会未能就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开始谈判。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这表示，我们之所以未能在解决委员会议程上的各问题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其主要原因就是某些国家的首府不准备进行认真的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讨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们一致认为最近时期来国际局势已变得更为

复杂，现在迫切需要作出一切努力来缓和已告上升之紧张局势，并提供新的动力来推动有关限制和停止军备竞赛的谈判。苏联一贯主张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后对在国际关系中进行任何形式的掠夺和侵略，而赞成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纠纷。我们的方针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合作和互助的方针，而不是对抗的方针。我们整个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使人类摆脱战争的威胁，特别是武战争的威胁。此外，这一点已反映在我们的具体行动和我们的具体倡议之中。

尽管国际局势很复杂，但我们决无采取悲观主义的意思。我们深信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平和裁军不仅仅是好听的字眼，而且也是人类生存的客观条件和唯一条件，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我们相信人类的和平意志将占上风。

关于委员会，尽管它已丧失了很多时间，但我们相信它仍然有可能弥补已丧失的时间并完成其基本责任，即执行——即使是部分执行——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有关的措施。

在经历一番紧张工作之后，我们现在要相互告别了。各代表团和秘书处都为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精力，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对秘书处为我们的工作所作的值得夸奖的技术服务表示感谢。我们人虽然将离开日内瓦，但我们心中，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是老实的话，总不免怀着对世界命运所感到的日益不安的心情。

苏联代表团之所以这样说倒不是因为我们过高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否，我们并没有幻想。我们清楚地了解各个不同国家的政治决策机构的性质，也了解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种机构中所能起的作用是颇不足道的。

但若低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忽视它有可能性可以阻止军备竞赛和改进整个国际局势，那就是更大的错误了。苏联代表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得以有今天的形式和组成乃1970年代缓和局势之产物。它的结构以及议事规则的目的就在于制订对所有参加国具有约束力的有关限制军备的具体协定。

不难理解，个别代表团对委员会工作的效率和前景会有不同的看法。苏联代表团也远不认为委员会的机构是完善的，是不得加以改进的。如众周知，我们已在这方面提出了提案，这些提案已在各代表团中引起很大注意。

主席先生，重要的倒不仅在乎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各代表团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看法。更重要得多的是世界上亿万人民对委员会的工作所寄托的希望。当然是如此。八月初，秘书处已收到来自世界各国、来自各大洲的写给委员会的7,000多封个人来信。大部分的信封上都打上“争取一个适于生存的地球”的字样。

这几个字——争取一个适于生存的地球——是对委员会各成员国代表团的直接呼吁，要求委员会改进工作效率和履行托付于代表团身上的责任。就苏联代表团言，我们如过去一样，准备随时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建设性的工作并为完成国际社会所托付给它的任务作出贡献。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我首先想向你表示我们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出色地领导我们通过了报告——这工作一向是很难做的，而且看来变得愈来愈难了。为了你的努力、你的耐心、你的谦恭态度和你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权威，我们要对你表示最大的感谢。

现在已是对工作进行一番估量的时候了。委员会已听到了大部分代表团的一些估价，有的是个别作出的，有的是集体作出的。笼统说起来，它们反映了一种失望的情绪。

法国代表团在很大程度上也抱有同感。同时，它今天想很简单地分析一下结果，这种分析或许会就进展情况和未来前景（至少对下一届会议）得出某些结论。

即将闭幕的本届会议在许多方面看是我们的第一次正规的工作会议，因为这是委员会第一次把它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审议各工作小组的实质问题之上。

这是积极的一面，它首先给了我们某种信心。同时，由于第二届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到来，这就鼓舞了我们去设法取得足够的重要成绩以便在明年的大辩论中能示证委员会的效能和威望，辩论将涉及委员会在1978年接受新动力以来四年期间的在裁军方面的努力情况。

不过，我们也碰到这样一种情况：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对裁军领域的进展所必不可少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无疑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在委员会内所作的大量努力未能导致取得我们原本所希望的那种结果。

各工作小组在各自主席的领导有方和信心十足的领导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对



各位主席在履行其责任中的杰出表现，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问题，齐亚拉皮科先生耐心地 and 巧妙地对现有各个宣言中的成分以及可能有助于促成一项共同方案的因素作了一次仔细的审查。这些对讨论已又一次表明，鉴于目前的各种立场，努力中仍存在困难。法国代表团将继续参加这一艰巨的探索。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尽管只根据不充分的甚至是过了时的职权范围，仍得以继续就该小组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所拟的未来公约的组成部分进行了谈判。该大使的干劲和效能深令我们敬佩。

对法国代表团而言，这是委员会基本任务和优先任务之一。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小组已在原则上一致同意在下届会议开始时应对该小组的职权范围加以适当的修正。

在定义问题上实际上已达成完全一致。在范围和核查问题上则尚未做到。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相互牵连的。因此，若要等就范围问题达成一致后再开始就核查条款进行谈判，那将是错误的。

放射性武器问题，委员会的好些国家认为不是一个优先问题，但委员会不能放弃就这类武器进行谈判。法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一样，原本希望能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通过一项公约草案。

但尽管既有权威而又领导有方的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作了值得夸奖的努力，由于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所以未能取得进展。

我们认为该小组应坚守它的精确的职权范围。不应当利用所进行的谈判来要求预先解决其他问题——使用核武器和核裁军问题——或要求解决属于另一国际法领域内的问题，如禁止攻击民用核设施。

法国代表团不怀疑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它希望关于谋求解脱僵局的一些提案将会使小组作出迅速的进展而取得最后结果。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下已着手解决其艰巨的任务。肯定将需要该大使的才智和丰富经验来使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束。我们特别重视这一努力，因为它将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工作中占重要的地位。

我将在这儿很简单地再次申述法国代表团对综合方案的一些意见。

我们认为，方案基本上应以已达成一致的那些案文为基础：《最后文件》、裁军谈判委员会所确定的组成部分以及《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

我们当然愿意考虑其他的合适组成部分以及对已经达成一致的那些组成部分所提的更为细致的提法。但应当避免就我们明知达不成协议的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关于方案的总的方面，其原则及目标，法国代表团已在与其他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文件中表明了它的意见（CD/198）。我们非常重视这些总的方面，特别是原则，因为正是这些原则，它们为整个努力规定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一定会最后决定在方案本身的内容以及各阶段的安排方面我们将作出什么决定。

关于方案的性质，我们认为它应当是一种政治性质的义务，承诺进行一系列的谈判，每一项谈判将对另一项发生影响。

它将不是《最后文件》第38条中所提到的那种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根据该条规定，这一条约应在部分裁军措施的谈判与较全面措施的谈判之后即行谈判。

关于时限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保证遵守某个预先规定好的时间表；而且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作为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表的依据。通过采纳综合裁军方案就可以表达出各国的政治意愿；但即使作表示愿意遵守执行方案的时间表，这种表示也不会有多大可靠性的。

最后，关于方案的各个阶段，我们认为应参照将进行的各种谈判的不同情况（很难预测将是什么情况）来确定和安排这些阶段，同时要有必要的灵活性。

我们坚决希望小组的工作将迅速导致制订出一个稳妥的案文，它将完全符合裁军努力的实际情况。裁军努力是国际社会从事的一切努力中最富雄心壮志而同时又最为艰巨的一项努力。

我们也集中注意了其他的重要问题——列于议程项目1和2下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已作了有益和认真的讨论，这已反映在我们的报告中。这些讨论表明了这些问题甚为复杂，并表明在谈判的前景问题上及谈判的安排问题上各国的立场是有分歧的。就这些问题的实质应继续进行谈判，以便探索谋取进展的各种可能性。法国代表团希望下届会议在此项探索方面将成为一个里程碑。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再一次对你表示祝贺，并向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秘书处的所有同仁、口译员和笔译员、以及所有在我们今年的艰苦卓绝工作中给了我们帮助的人表示祝贺。此外，由于我们大家将各奔东西，我愿向全体同事致以问候并祝万事如意。我希望他们能有一次很好的休息。

主席： 谢谢尊敬的法国代表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在我们进行讨论的历时六个月的短短时期中，我国代表团已对我们议程上的所有项目都表达了意见，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来重复，即使以扼要的方式来重复我们发言的内容，那将是多余的。委员会的报告中很幸运地有一个条目分明的索引，各国代表团，不管在日内瓦也好，在纽约也好，若对这些发言的内容有兴趣，可以很方便地就找到记录。

我只想说，我国代表对那两个项目的立场的主要论点，不是指编制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关于方案我昨天有幸作为该小组的主席已经在介绍小组报告时发了言——我重新说一遍，关于上述项目以外的那两个项目，我国代表团对它们极为重视并予以最高优先地位，也就是核禁试问题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我国代表团立场中的要点主要已列入两个记录，即委员会7月2日的第134次会议记录和8月18日的第147次会议记录。

在这样晚的时候我来发言我不想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了，我只想引用1978年大会《最后文件》中的两句话来结束我的实质性的发言。这两句是我现在冒昧请大家回忆的。第一句取自第13段。在这一段中，正如众周知，大会协商一致地对我们说：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

第二句也取自《最后文件》，是第18段，在这一段中大会告诉我们说：“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紧接着它又说：

“人类正面临着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我们不到几分钟就要分手各奔东西了，主席先生，这是你卓越领导我们工作的最后一个星期。在过去不多几天中你给我们作出了许多榜样，尽管为时只如此短促，然而你可以看到，我们都发自肺腑，要向你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和感谢。我也要向尊敬的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和他的副手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表示感谢。同时，作为此时此刻的惯例，我也要向秘书处的所有成员，不管谋面的和未谋面的，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推进我们有效地完成任务而作的珍贵的合作。

主席：谢谢尊敬的墨西哥大使的发言以及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德西蒙先生（美国）：美国代表团很高兴能同大家一起协商一致通过委员会1981年的工作报告。但由于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期间的地位很特殊，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报告中涉及未来的那些组成部分作一些评述。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它包括了各个工作小组的报告——对委员会的未来活动提了一些建议和评论。我们觉得大家都承认，关于委员会应如何安排自己以及在1982年应采取什么工作计划的问题只能在1982年会议开始时决定。各代表团都会记得，美国政府正在审议它的军备管制政策，其中许多是与本委员会的工作直接有关。因此，美国参加协商一致通过委员会报告一事不应被解释为就委员会未来活动中的某这具体方面承担了义务。

尽管我们在本届会议中碰到了许多困难，但委员会已设法通过各个工作小组完成了有益的工作。美国很高兴地参加了这些小组。这方面的记录使我们多少感到了满意，并给我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一定程度的希望。所以我们要向各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他们在1981年会议中为我们全体提供了有效的援助。他们是化学武器小组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综合裁军小组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放射性武器小组的科米韦斯大使和消极安全保证小组的齐亚拉皮科公使。

我们也幸运地碰到一个接一个的杰出的、本届会议主席的主席，而你，主席先生，又证明和你的几位前任同样的杰出，特别是在这几天专心致志要编写我们的最后报告的最困难的日子里——而且，我们还可加上，最困难的夜晚里。如果没有你泼辣但又公正的领导，没有我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及其副手贝拉萨德圭先生的才智和艰苦工作，我们可能就不能如期结束会议。

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秘书组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和许多友好表现，而后者本不是他们份内的事。最后，我要感谢那些我们很少有接触的人——只通过这个房间内的电线听到见不到人的声音——也就是坐在玻璃房内的译员们，他们设法把我们这种纯属老一套的发言变得新鲜而有听头。

主席：谢谢尊敬的美国同事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利格先生（蒙古）：我想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刚刚通过的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1 年会议的报告说几句话。

首先，我满意地注意到你，主席先生，在编写委员会目前这个报告中所作的贡献。在你的能干的领导下，委员会在会议的结束阶段完成了大量的工作。

我想指出，在根据委员会决定而设立的起草小组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以求就报告中涉及委员会议程项目 1 和 2 的重要章节达成协议。

我们认为，目前这份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委员会谈判的实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代表团同意报告中的某些部分或特定章节中的某些段落所述的观点，也不意味着它同意这些段落上所反映出来的个别代表团的立场。

举例说，对报告中有关核中子武器问题的段落就是如此。在这方面，我要再一次声明，我国代表团深为遗憾地看到，由于委员会某些国家的代表团的立场，委员会未能通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提的要求立即制订一项旨在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还有，昨晚我们在这个房间内举行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国家的代表说——我们毫不怀疑他是权威地代表其政府说话的——而且是专横地说，他不能接受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入核中子武器一节。我们对此不胜感到诧异。

事实是委员会已经协商一致通过包括这一部分的整个报告了，尽管有这些人的反对。他们原本想在委员会内制造不愉快的局面并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委员会之身。

还有一点意见，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尊敬的扎伊尔代表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支持 21 国集团关于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倡议。我想坦率地请这位尊敬的扎伊尔代表去查阅一下，并仔细地查阅一下包括蒙古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发言，并查阅一下 CD/193 号文件、CD/224 号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愿再一次表示它准备通过积极参加来推动委员会的工作，以求使我们的活动取得切实的结果。

最后，我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向你，主席先生，以及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和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表示衷心感谢。我也要向我们委员会的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秘书处所有人员、口译和笔译以及服务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作出自觉的贡献。

主席：谢谢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荷兰）：今晚早些时候，在通过委员会 1981 年报告之前，曾有人说，关于议程项目 1（核禁试）和议程项目 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讨论的某些事实将被隐瞒而不告知国际社会。荷兰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我们反对在委员会报告中提那个综合文件是从原则角度出发的。

我现在来简要概述一下背景。

1981 年 3 月 19 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我们将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进行非正式会议以便促进坦率地交换意见。

只有在后来一个月后，在 1981 年 4 月 21 日，在某些代表团要求之下，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编制上述的载有有关综合非正式文件。

但所有的成员都同意，这将是一个不公开的文件，是只供协助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之用的。事实上，在文件本身已清楚地印上了上述字样。

如果现在通过一项猛回顾的决定，我们决定要改变那个不公开文件的性质，那我们就有可能事先就否定将来我们可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这两个议程项目上进行的任何非正式意见交换。任何一个代表团都应在事先明了它所作的某一发言是否将记录在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种极简单明了的公证做法。

如果在1982年有人提出要求公开委员会会议项目1和2的非正式纪录，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决定。但决定必须在事先作出，以便使委员会所有成员明白这些特殊的非正式会议的性质。

现在再谈委员会报告第68段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CD/218）问题，特别是后一报告中的第11段，我要求纪录在案，表明荷兰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委员会未能同意授权于你，主席先生，来致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邀请他提供可能与制订未来的放射性武器公约有关的某种情报。

昨天在委员会第148次会议上，我已申述了荷兰为什么认为应该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那取得此类情报。在此为时很晚的时刻，我不打算充分阐述我们的理由了，以免拉长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时间。我们已在1981年7月14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7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扼要说明了我们的观点。

在此刻，我仅仅要求把我们的遗憾纪录在案。我们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同意建立一个提供某种事实情报的样板，即提供我们认为对未来的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公约极为有关的情报。

主席先生，在结束我的发言之际，我不能不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看到你，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在1981年8月这个月份主持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印度尼西亚与我国一向是有亲密的兄弟般联系的。你在执行任务中所表现的领导风度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高兴心情。事实上，主席先生，我们所以能够在商定的日子和时刻结束本届会议，要归功于你的才智和干劲。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和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付秘书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秘书处其他人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赞赏。我们也要感谢诸位译员。最后，我要感谢所有我的同事在本年度所表示的友谊以及所采取的、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态度。

主席：谢谢尊敬的荷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尊敬的蒙古大使的颇有挑衅性的发言，我们委员会1981年最后一次会议的严肃和庄严的气氛受到了破坏。尊敬的蒙古大使居然以极为片面的方式来谈我们昨天晚上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审议我们的报告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场颇为激烈的辩论。我并不反对

回顾在非正式会议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我国代表团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是，如果要那样做，那就应该讲全部真相，我的发言的目的就在于此。

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中谈到有关我们报告中的核裁军章节的时候，有一个代表团，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反对把结束外国占领和干涉作为促进裁军的一种手段的那一段列入我们的报告。这一段在你所主持的非正式协商中已经大家同意了，正是因为有人对这一段采取专横的态度，作为反应我国代表团乃声明说，委员会的议事手续要根据双方互让原则，如果有代表团拒绝列入我国代表团所关切的段落——主席先生，你了解，我国代表团自然特别关心有关取消外国占领和干涉的段落——如果有代表团反对这一段，我国代表团当然也可以根据议事规则阻止在报告中列入其他代表团有兴趣的段落，譬如说，关于核中子武器的段落。

对此我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意见交换，我不想再重头说起，但主席先生，我想指出，我们对核中子武器那一节并没有实质性的困难，我们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我们的立场。主席先生，我很高兴通过协商一致把有关核中子武器一节列入了报告。主席先生，我更高兴的是，我们所通过的报告中包括下列一段：

“所有成员强调指出，侵略、扩张、外国占领以及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对裁军——其中包括核裁军——谈判有着有害的影响。在促进裁军目标这一方面，大家强调有必要通过谈判解决现有的国际争端和停止外国干涉和占领。”

这一段案文包括进去了。我要感谢一切有关人士，包括尊敬的蒙古大使，他在赞成列入这一段案文时显然是有某些困难的。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对你表示我衷心的赞赏，在这一个月内在非正式会议上和委员会会议上出色地主持了非常冗长和艰苦的谈判。我也要利用这一机会向贾帕尔大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秘书处的其余十分能干的成员们表示感谢，他们作了卓越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工作，委员会得以如期通过它的报告。

主席：谢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只讲几句话。我是蒙古代表。如众周知，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在它南部有一大片戈壁沙漠。我国人民中间流行一句著名的格言，东方各国人民都知道它：“不管天翻地覆，驼队永远前进”。

恩藏热亚先生（扎伊尔）：在给蒙古代表的发言作一简短答复之前，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在我们工作的最后一个月的我们委员会的主席。

也请允许我对我们委员会的秘书贾帕尔大使以及他的整班人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给了我们珍贵的帮助，使文件的质量获得保证，并完全专心一致为我们工作的胜利而努力。

主席先生，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所提的提案发言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纯粹是一个原则问题。21国集团的主要目标就是履行授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职权——也就是力求在国际监督之下达成全面彻底裁军。

21国集团基本上，也可以说几乎全部是由无核武器国家组成的。因此，它超乎核国家间争执之外，不管是东方的核国家还是西方的核国家。

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和CD/181号文件中建议设立一个审议有关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议程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当这些建议提出来的时候，位处东方的核国家不支持设立这样一个小组。因此，在我国代表团看来，21国集团不能由于一个核武器国家作出了制造和储存中子武器的决定而就同意支持一些国家对某一特殊情况所倡议的特殊行动。

就这样，我国代表团不愿看到21国集团受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影响。而且，所有21国集团都了解这种立场，正如刚才所通过的报告中的一段——工作文件第44/Add.1/Rev.3号文件第12页——中明确表明的那样。该段案文如下：

“有些代表团提出，就CD/219号文件中的建议交换意见的过程增强了它们的看法，即有必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如21国集团建议的（CD/116和CD/181），应首先就停止和扭转核武器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发展的措施进行谈判。”

这里没有提到中子武器，没有谈到任何可以构成中子武器的东西，我国代表团的提案就是如此。我们不希望关于中子武器的提案在任何方面牵制21国集团关于设立一个项目2——即停止核武器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因为我们认为中子武器是核武器中的一种类型。

鉴于21国集团对我国代表团所表示的理解——这说明为什么昨天夜晚我们很高兴地达成了一致，并说明为什么这个提交给我们大家的报告已协商一致通过——我相信我的态度是完全得到21国集团的支持的，我国代表团很满意地看到21国集团考虑了我国代表团所关心的事。如果尊敬的蒙古同事认为他的代表团不同意我的见解，我将尊重他的意见，并要求他也能同样尊重我的意见。

主席：谢谢尊敬的扎伊尔同事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我要对尊敬的扎伊尔同事所作的解释表示衷心感谢。我不想同尊敬的扎伊尔代表进行辩论。我们深信我们在未来的工作过程中将能找到共同语言。我希望我们的驼队——我这儿指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永远向前行进而不管有什么困难。

吴维温先生（缅甸）：主席先生，我想做你发言登记表上的最后一个发言者，使委员会的会议有一个愉快的收场。我代表21国集团各成员国、代表因有急事不得不离场的缅甸代表团团长、并以缅甸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表示我们的深切赞赏和感谢，感谢你在这最后阶段使我们委员会的极为复杂和微妙的工作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场。我们特别佩服你处理我们这一困难工作的方式，你既有效率、坚韧性和谦恭态度，又有刚毅和必要场合下所应有的指导，而且还有一目了然的智慧。我认为这一切不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巨大功绩，而且也是21国集团的功绩，因为你也是属于21国集团的。

我还要表示我们感谢特设工作小组四位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和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的卓越贡献和领导。先生，我不能挂一漏万，我还必须对秘书长个人代表和本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和秘书处的所有成员的卓越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和赞赏。我还要对那些不那么露面的人表示感谢。我特别要感谢那些译员，由于他们的耐心和配合，我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和有效地进行。

主席：谢谢我们尊敬的缅甸同事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我想说一点，我国代表团注意地听了尊敬的苏联大使的发言，并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由于我国代表团保持沉默就意味同意该大使的话。在下属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将对该大使的发言作出适当的答复。

贾帕尔先生（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主席先生，不防借用尊敬的蒙古大使的话，他乐于把裁军谈判委员会形容成一支裁军的驼队要前进，那是否可让骆驼讲讲话呢？

秘书处今天编制和分发了一份各成员国发言的索引草案。索引是按时间次序排列的，而且目前是初步的。秘书处希望各代表团慨予协助，核对索引，并尽早在8月26日星期三中午12点以前把勘误送给我们。然后，索引将重新定本，最后作为报告的附录印发。

我们今天还分发了一个比较性的文件，内载明过去五年间举执的会议次数。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我们比1979年多开了103次会议，但办事人员却没有增加。因此，对口译、笔译、速记员、打字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更不用说专业和一般服务人员了，他们都必须担负超过正常工作量的工作。我希望，随着经验的增长，这支裁军“驼队”将获得更大的信任并能更经常地被用作一个谈判机构和谈判前机构。我可以肯定说，从要求于秘书处的工作定额和任务来看，秘书处的人员是嫌少了。因此我要求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有关当局审议我们的工作量并援用现行惯例和标准配备足够人员为本委员会服务。

主席：尊敬的同事们，现在委员会1981年会议即将闭幕，请允许我在闭幕之前说几句话。

委员会今年的会议是在出现紧张局势、军备竞赛升级、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升级的这样一种国际气氛之下进行的，这种局势是不利于在多边裁军谈判中取得具体进展的。关于核裁军，尽管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对这个问题给以最高优先地位，但真正的谈判迄未开始。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安排的拟草工作，委员会还没有超越谈判前阶段。关于化学武器，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委员会迄未进入真正草拟一项全面销毁和禁

止化学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阶段，而《最后文件》认为化学武器是属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类的，应作为高度优先处理。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案文草拟工作虽然也有进展，但仍继续需要进行深入的谈判来缩小对未来公约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上所出现的分歧。尽管委员会成员们作了不计时间的努力，但综合裁军方案的草案工作仍远没有完成。因此人们希望，预定要重开的这一有关特设工作小组会议能于明年初取得成果，从而使委员会能把有关这一项目的最后报告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我们的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内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在履行《最后文件》所托付给它的任务中所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姑且不称为失败——这是不符合对该机构抱有很大希望的国际社会对它的期望的。我承认，在组织方面和程序方面作某些改进可以有助于使委员会更有效地工作，但我继续认为，要使委员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要有一种愿意进行谈判、愿意达成协议的真正意愿。委员会将不得不带着这样微薄的三年工作成绩前赴第三十六届联大以及随后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对委员会言，乃是一种不值得羡慕的处环境。

在未能取得具体成就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可能怀疑本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内的多边谈判机构到底是否有效。委员会必须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之所剩时间内作出最大的努力来达成一些具体成果。因此我希望，在休会期间，委员会各成员应认真重新估值各自的立场，并希望我们在明年再度会晤时能有坚强的决心来就一、二个优先项目达成具体成果。我认为我们十分需要作某种认真的反省，首先要检查我们自己，并保证使我们的政策和行动不会阻挠委员会取得人们所期望于它的成果。谨希望在明年委员会春季会议结束之前就能取得某种突破，以便委员会可以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报告某些成就。

在我担任委员会主席之初，我曾说，我一定会在程序问题上或实质问题上犯错误，我还说，我将多多仰仗全体同事们的包涵、合作和指点。我现在要十分高兴地说，在我任职期间，委员会所有成员（毫无例外）、我的老朋友秘书长个人代表和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和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都给了我要求于他们的上述种种。我还要代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代表参加委员会工作的非成员国、并代表我自己，向秘书和他忠心耿耿的班子、向口译和笔译们以及向其他一切认识的或不认识的、

谋面的或未谋面的人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他们的帮助、耐心和谦恭精神使委员会得以按预定时间表完成工作。我谨向即将奔返各自的祖国首都或各自工作岗位的人们、向即将返家团聚享受理所应得的假期的人们，说声“一路平安”。各位“再见”。

谢谢大家。

下午9时10分散会

×× ×× ×× ×× ××